

Translator Study

赵元任翻译研究

主编 戎林海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赵元任翻译研究

主 编 戎林海

副主编 周政权 冯雪红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赵元任翻译研究

前言

赵元任,江苏常州人,1892年11月3日(清光绪十八年壬辰九月十四日)生于天津市紫竹林,9岁返回常州,居城中青果巷,13岁入“洋学堂”溪山小学,接受新式教育,开始系统地学习英文,后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学习3年。1910年7月,赵元任参加清华庚款赴美留学考试,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由此开始十载负籍海外求学生涯。1920年回国受聘为清华学校讲师。1925年,清华学校增办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33岁的赵元任被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兼哲学系教授,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并称为研究院的“四大导师”。1938年,46岁的赵元任举家迁居美国夏威夷,原准备只住一年,没有想到竟在美国侨居40余年,度过他的后半生。去国期间,赵元任先后供职于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伯克莱加州大学,并于53岁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73年,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回国访问,受到周恩来、邓小平亲切接见。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在美国麻省剑桥黄山医院病逝,享年九十岁,遵遗愿,骨灰撒进东太平洋。

赵元任是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是我国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开拓者和推动者,国语运动的元勋,是我国全面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研究中国语言并取得世界性声誉的第一人。中外学界对赵元任的成就与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普林斯顿大学介绍他是“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并对中国科学院作出突出贡献;他是自己国家多种方言的学者和历史家,他的研究成果帮助西方人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语言,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理想。”1967年加州大学授予他讲座教授称号

(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这是该校授予教职员的最高荣誉。1981年赵元任最后一次回国,并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

赵元任学术成就卓越,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和现代语言学的贡献,曾被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誉为“中国汉语语言之父”。北京大学教授、原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曾作过这样的评价:“科学的中国语言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在清华大学70周年校庆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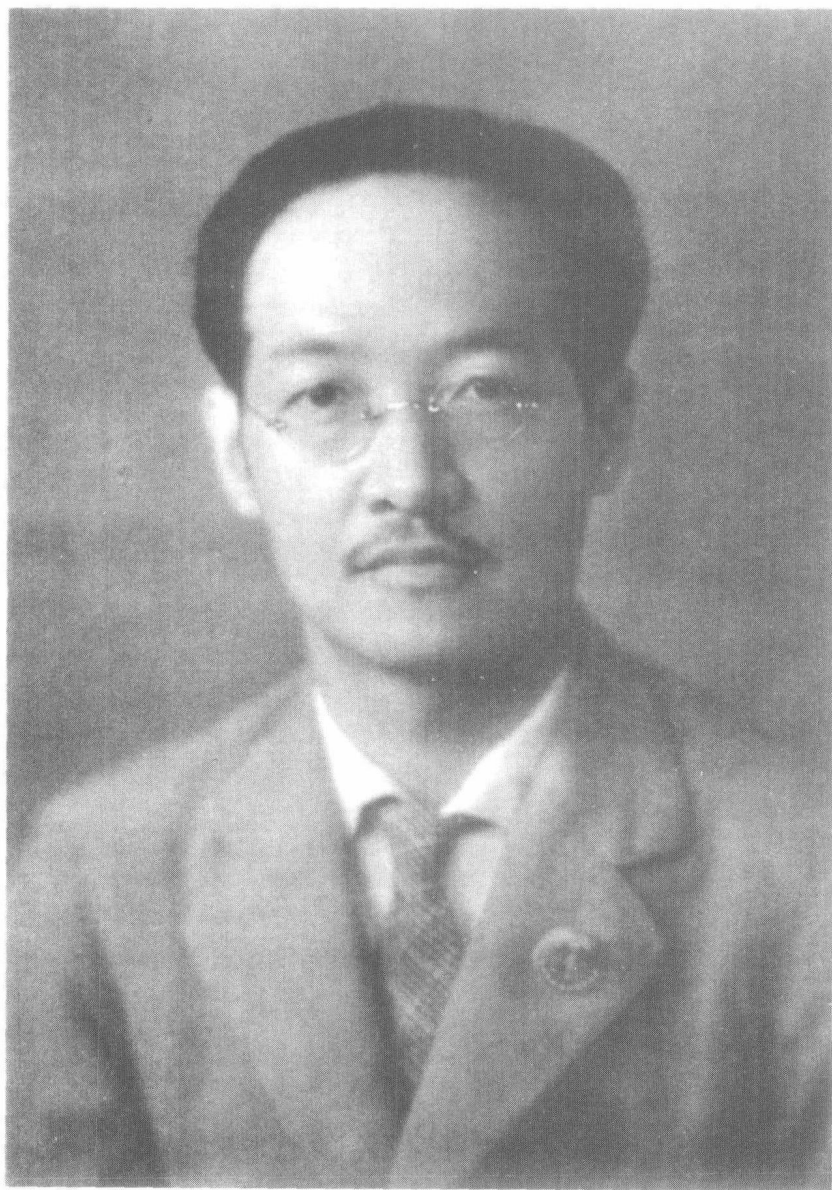
但是我辈后学对赵元任的认识,更多关注的是他的语言学和音乐上的成就,颇多研究均源于此。但是“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一位翻译大师。他的翻译实践量虽不算非常大,但涉及的面却比较宽泛,有文学类的翻译,科学类的翻译,也有哲学类的翻译。在一生的语言研究和翻译实践中,他对翻译问题有着独特的语言学家的视野,形成了他自己的翻译思想。在我国翻译历史画卷中,他的翻译思想是熠熠生辉、不可抹去的一笔。然而关于他翻译思想的研究,应该说至今还是一个薄弱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选编了这本论文集,专注于赵元任的翻译思想及实践研究,为赵元任翻译研究开启一扇门,为后续研究铺一条路。

本书精选20余篇研究赵元任翻译思想以及译作的论文,是我国赵元任翻译研究的第一本论文集。本书内容广泛、视角多元,分析探讨多有独到之处。既有宏论赵先生的翻译思想体系的,也有微观其意义观及其对翻译启示的;既有从译介传播讨论其翻译精神、译作影响的,也有各据一论探讨其译作的,总之,洋洋洒洒,不一而足。本论文集在翻译家研究方面填补了一项空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理论价值,相信对当代中国译学建设一定会起到促进作用。

编者

2011年7月24日

赵元任先生像



赵元任 1934 年



深切緬懷常外
大才子趙元任先生

李慕清



二〇〇九年秋於常外

赵元任翻译研究

目 录

赵元任先生像

李岚清题字

论赵元任的翻译观 戎林海(1)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视阈看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 戎林海 戎佩珏(10)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以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为例 戎林海(17)

译事之本:信达是魂 灵活为要

——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和《镜中世界》读后感

..... 戎林海 戎佩珏(24)

东西文化的“合流与互惠”

——赵元任译学文化观研究 朱 江(33)

赵元任与中国早期科学翻译 朱 江(41)

从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看翻译审美再现中的译者主体性

..... 季传峰(47)

论赵元任《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译本中双关幽默的翻译

——基于德拉巴斯替塔的双关语翻译理论

..... 张美伦 张 清(55)

翻译家赵元任研究的多度视阈 李 静 戎林海(62)

论赵元任的意义观及其对翻译的启示 周政权(69)

论赵元任译《一个女人的自传》之翻译规范	季传峰(76)
人机结合 其译亦善	
——读赵元任《论人工翻译》	冯雪红 戎林海(84)
白话的实验与趣味的变异	
——论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文学史意义	胡 荣(89)
略其状貌 以求神骨	
——论归化策略在童书翻译中的应用	王东志(103)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两个中文译本的比较	
——基于归化和异化的分析视角	雷 静(110)
从阐释学翻译理论看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李 刚(119)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研究	胡 波 张 璘(128)
从《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译本看儿童文学翻译	
	张 璐(137)
论交际翻译理论与儿童文学中谐音双关语的翻译	
——析《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刘 媛(143)
赵元任翻译研究综述	
	李 静 蒋 勇(148)
附录	
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	
	赵元任(156)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译者序	
	赵元任(167)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第一部中译本	
	陈子善(170)
谈人工翻译(译文)	
	冯雪红译 戎林海审校(173)
Translation without Machine	
	Yuen-ren Chao(179)



论赵元任的翻译观

戎林海

【摘要】文章从翻译的目的与作用,翻译的标准和翻译的途径与方法等几个方面简要地论述了赵元任先生的翻译观,认为其翻译思想属于语言学派,既带有明显的现代语言学的特征,又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翻译思想。

【关键词】赵元任; 翻译观; 语言学派

赵元任先生是一位蜚声中外的杰出学者,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大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的学问博大精深,兴趣爱好广泛;专攻过数学和物理,精通英文、法文、德文和日文,通晓多种地方方言并能熟练应用;本来学的是自然科学,后来转到语言科学,并将一生倾注于语言科学的研究,孜孜不倦,一丝不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著作等身;他一生获得了两个哲学博士学位和三个荣誉博士的尊衔;他曾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其他三人是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美国语言学会第一任会长。赵元任先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生来的语言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他不仅为英国学者罗素做过口译,而且在笔译方面——包括英译汉和汉译英——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翻译实践量虽不算非常大,但涉及的面却比较宽泛,有文学类的翻译,科学类的翻译,也有哲学类的翻译。在一生的语言研究和翻译实践中,他对翻译问题有着独特的语言学家的视野,形成了他自己的翻译观,在我国翻译历史长河中,他的翻译思想也是熠熠生辉的。然而关于他翻译思想的研究,在“赵元任研究”中应该说至今还是一个薄弱点。本文作者本着学习的态度,对赵先生的翻译观作一“抛砖引玉”式的梳理、分析与讨论,以期引起广大同仁进一步关注并就教于方家。

1 关于翻译的目的与作用

赵元任先生的翻译思想主要见于他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译者序”和他的“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一文,也体现在他丰富的翻译实践及译作之中。就翻译的目的而言,赵元任先生坚持认为,

翻译应该“为我所用”、“洋为中用”。1914年,赵先生与任鸿隽、胡适等友人曾经在美国的康奈尔创办“中国科学社”并编辑出版一个科学杂志《科学》。他为该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科学小品以及新闻等,其中有不少是赵先生翻译的科学小品文和国外介绍科学的优秀文章(如《科学与经历》、《无线电》、《海王星之发现》、《煤烟之四害》、《七天中三个礼拜日》等),属于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赵先生为什么要翻译这些文章呢?他的翻译目的是什么?质言之,是为了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把科学传播到中国来,提高国人对科学和实用科学的认识,从而激励更多的中国人爱科学,用科学,研究科学,并以科学来振兴民族,振兴中华。在翻译过程中,他还十分注意作品的选择。比如《七天中三个礼拜日》讲述的是一次奇特的航海旅行,说明了东西半球的“时差”问题,涉及许多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的基本知识。翻译这个故事,就是想让人们通过阅读获得上述天文和地理方面的基本知识。

在赵元任先生看来,翻译的另一个目的与作用是要能唤起更多人学习外语的兴趣,使读者读了译文之后产生强烈的读原文的欲望。赵先生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译者序”中说:“翻译的书也不过是原书附属品之一,所以也不必看”,“最好是丢开了附属品来看原书”^①。这一观点与钱钟书先生的看法不谋而合,钱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诱导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像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②

“英雄所见略同”,由此可见一斑。

2 关于翻译的标准

严复对翻译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要求,一直被我国翻译界奉为翻译的“圭臬”,虽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基本上都是“信、达、雅”的阐述、解释或翻版,说得绝对一点的话,自严复以来,无人提出过一个能超越“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在翻译标准问题上,赵元任先生显然也是全面接受了严复的“信、达、雅”的理论,但他又没有简单地全盘肯定,而是采取了一分为二的辩证的态度来看待“信、达、雅”。比方“雅”,赵先生说:“不过

① 赵元任:《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汉英对照),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0。

②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268。

说起雅的要求来,虽然多数时候是个长处,可是如果原文不雅,译文也应该雅吗?……雅的程度固然是增加了,可是信的程度减低了。”^①再比方“达”,赵元任先生认为“多半时候是个长处,……可是是一个小说家描写各种人物在辞令上的个性的不同,要是个译者把人人说的话都说的一样的流利通畅,那么达是达了,可是对于原意就‘失信’了。”^②所以对于“信、达、雅”,赵元任先生既不迷信也不盲从,他认为翻译应根据翻译之内在要求,考虑各种复杂因素,区分各种不同情况,采用适宜的翻译策略,服务于既定的翻译目的,求得最佳的翻译效果。

对赵元任先生来说,“信”是翻译中最最基本的条件与要求,没有信就谈不上翻译,不信就不能称为翻译。然而,“信”又是有幅度的,受到很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在《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一文中,赵元任先生从各种角度探讨了翻译里“信”的幅度,比如语言与非语言、语境、情况、借用语、范畴、音调、节律以及韵等等,以此说明诸如此类的因素都会影响译文的“信”度。他认为“信”度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译文的“信”度随翻译过程里的具体情况和需要而此消彼长、此高彼低、此大彼小。这种翻译标准“信”度的辩证观和相对论是赵元任先生翻译思想的精髓所在。

下面我们简要讨论一下上述几个主要因素对“信”度的制约与影响。

2.1 语言与非语言

研究表明,语言与非语言是互为依存、互为作用、互为影响的。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不可或缺的媒介与工具,同样,非语言也是人们交流思想非常重要的方式与方法。有学者认为“在某个情境中,35%的信息是由言语传递的,其余65%的信息是由非言语传递的;还有人认为只有7%的情绪信息由言语传递,其余93%要靠非言语来传递”^③。非语言包括除使用语言和文字以外的一切传递信息的方式,如身体动作、面部表情、空间利用、触摸行为、声音暗示、穿着打扮以及其他装饰等,甚至没有表情的表情,没有动作的动作,都是非言语交际的有效途径。非言语行为可以强调要阐述的某个信息,也可以补充言语信息;可以是对言语信息的重复,也可以用来替代言语行为。

①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405.

②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405.

③ 朱迪·C.皮尔逊:《如何交际》.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98.

在赵元任先生看来,上述种种非言语(即赵先生的“非语言”)①与翻译都是有关系的。可以将语言翻译成非语言,也可以用非语言来翻译语言。赵元任先生指出:翻译“有好些语言跟非语言之间的边缘现象,比方嗓音的不同,语调的抑扬顿挫(不是说字的声调),脸上跟手上的姿势或动作,于翻译都是有关系的。有时候要使‘听’者得同样的印象,一句话也许最好翻译成一种动作,……有一次我对一堂日本的听众讲演,在每一小段我停顿一下表示分段的意思,给我翻译的就把我每次小顿翻译成一个长长的缩气的‘嘶——’,同时还以九十度鞠躬的姿态慢慢直起身来。这个算不算语言?要不是的话那就是用非语言来翻译语言了”②。他坚信“语言都可以用非语言来翻译”③。当然这都是“口译”中出现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将语言翻译成非语言,或用非语言来翻译语言,翻译的“信”度会受到影响,会随着译者水平和“非语言”的运用恰当与否而增高或降低。

2.2 语境

语境也称上下文(context),是翻译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忽视不得的因素,它对词语、语句、语段乃至语篇的理解与翻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英国语言学家 J. R. Firth 曾说过:Each word when used in a new context is a new word(每一个词在新的上下文里都是新词),可见语境对词义的制约与影响是何等之大。赵元任先生对语境的突出重要性是熟稔于心,他指出:“凡是翻译一段文,他总有他的上下文,凡是翻译一句话,那句话总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他进一步指出:“光是一个字或是一个词,要是没有上下文,那根本就没有一定的翻译”,而“一个字句的最确定的上下文就是实在有过某地方一回的见次”④。比如下面这句英文 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 就不易理解与翻译,因为它缺少确定的、意义清晰的上下文。所以语境或上下文对翻译的信度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

① “语言”跟“言语”以及本文涉及的“非语言”和“非言语”在很多情况下是同一个意义且可以互用,这里的所指与语言学家在语言学专著里所用的术语的意义不一样。曾有学者在论及瞿秋白的翻译思想时指责他“不够严谨和科学”,因为他将“言语”混同于“语言”,这个说法太苛刻也太武断。其实 20 世纪初,不少大学者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胡以鲁等写文章时对“语言”跟“言语”是不加区分的,就是赵先生这样的大师在写文章时也没有对“言语”和“语言”作所谓“科学的严格的区分”,这是符合实际的。

②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406.

③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413.

④ 赵元任:《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汉英对照).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

2.3 情况

这里的所谓情况就是赵元任先生所说的“意义跟功用上的幅度”问题,也就是说英文里的一句话翻译过来后并不适应目的语里的情况。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意义相等,但功用不同,比如法文 *je vous pris* 跟英文的 *I request you* 意义接近,可是在功用上法文说 *je vous pris* 的时候英文多半说 *please*^①;另一个可能是意义与功能都不太对应。比如中国人一早说的“老王,你吃饭了吗?”和英文的 *Have you had your breakfast?* 意义与功用都不一样,尽管表面上它们都与吃饭相关。汉语句子是一句简单的寒暄用语,是为了打招呼而已,跟吃饭没一点关系;而英语句子却是一个问句,而且与“吃饭”关系紧密。

赵元任先生认为“意义跟功用”的不同“情况”会影响翻译的“信”度,这个观点符合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尤其是语用学的理论。

2.4 借用语

借用语是很多语言里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是语言交流和翻译的成果之一。赵元任先生认为,借用语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借词借音”,即所谓的音译法,比如将 *democracy* 和 *science* 翻译成“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另一种情况是所谓的借译词,比方“高峰会议”就是从英文的 *summit conference* 借译来的。在赵元任先生看来, *long time no see* 不是从中国话借译而来,因为汉语里没有“长时不见”的说法,只有“好久不见”,要是借译起来应该是 *Good long not see*。第三种情况是“岔枝借译”问题,比方将 *delicate* 译为“微妙”,将 *authority* 译为“专家”和“当局”等。“岔枝借译”有好有坏,习非成是,是“懒人的翻译法”,“不过懒人也有懒人的贡献”,“写多了就成了新用法了”。总而言之,借用语也存在一个程度问题,真所谓及是及,不及是不及,过犹不及。翻译的“信”度随着程度的变化而变化。

2.5 范畴

赵元任先生指出:翻译中“有一个幅度很容易使人求信而失信的,就是每个语言里头往往有些必具的范畴”,所以范畴是翻译里一个必须细究的问题。依照赵元任的观点,“范畴”包括名词的单复数、物主代词、动词的时态、语态、词语或句子的修饰成分、词品、数量、币制、颜色的名称等等,这些因素对翻译非常紧要,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只需要将“必具范畴”翻译出来,无须对原文“亦步亦趋”,全盘照译。比如英语名词 *cousin* 可以对应八个汉语称谓,动词 *marry* 既可表示“娶”也可表示“嫁”,形容词 *ambitious* 集褒贬于一体,既可翻译为“野心勃

①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407.

勃”，又可翻译成“雄心勃勃”。如果将英文 He put on his hat and went on his way 翻译成“他戴上他的帽子，走上他的路了”，信是信了，只是过头了，过犹不及，因为中国人讲话写文章是不太讲究范畴词的，一切都是“意在言中”，让听者或读者去意会吧，上述这句话，地道的汉语应该是“他戴上帽子就走了。”再比如 soup in the pot 一句，如果因为有了 Alice in China(阿丽思在中国)的表达就套用这种结构而将 I want some soup in the pot 翻译为“我要点‘汤在锅里’”，那就闹大笑话了。颜色词、数量词等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

2.6 音调韵律

赵元任先生认为音调韵律是“一个极紧要而常常被忽略过的幅度”，“翻译诗歌的时候”，“节律跟押韵尤其紧要”，因为音调不美或韵律欠佳的翻译诗歌都不能称其为诗歌，正如中文里所说的那样，“无韵不成诗”。为了再现原文(指诗与歌词)的音调韵律，可以舍弃其他一些因素。用赵元任先生的话说，就是“节律跟用韵得完全求信，一切别的幅度就管不到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翻译过程中避不开、绕不过的困扰。翻译人员能做的只是尽最大努力，在保持“信”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多得，尽可能的少失。

3 关于翻译的方法与途径

在大量的翻译实践和活动中，赵元任先生为求得译文的最大可能的“信”，十分讲究翻译的策略和方法。比方翻译中的“直译”和“意译”，他主张两者必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他说：“直译是照字面一一翻译，意译是取最相近而译语中较通行的语句来翻译。比方英国的死胡同儿口上贴着 No Thoroughfare，可以直译作‘没有通路’，美国街上就贴着 Not A Thorough Street，直译是‘不是一条通街’，或者文一点儿叫‘非通衢’，可是意译成中国街上贴的字就是‘此路不通’了。从一方面看起来所谓直译乃是一种细颗粒的翻译，意译是粗颗粒的翻译。如果光是翻译的颗粒细，而结果功用不相当，或语句不通顺，那么信的总分就不能算高”。

在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时，赵元任说：他“翻译的法子是先看一句，想想这句的大意在中国话里要怎么说，才说得自然，把这个写了下来，再对对原文，再尽力照‘字字准译’的标准修改，到改到再改就怕像外国话的时候算危险极度。”

赵元任先生在他自己的翻译实践中灵活运用了一些策略、技巧和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直译、意译、直意兼顾、音译、词序句序调整、增词法、转换法等等。下面我们结合赵元任先生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的翻译实例来看一看这些方法是如何在他手上匠心独运、妙笔生花的，他是如何将一般被认为“不可译”的因素译得妥帖、令人叫绝的。

例 1

How doth the little crocodile
Improve his shining tail,
And pour the waters of the Nile
On every golden scale!
How cheerfully he seems to grin,
How neatly spreads his claws,
And welcomes little fishes in,
With gently smiling jaws.

译文:

小鳄鱼,
尼罗河上晒尾巴。
片片金光鳞,
洒点清水罢。

笑眯眯,
爪子摆得开又开。
一口温和气,
欢迎小鱼儿来。

英语原文是一首打油诗,是模仿当时流行的说教诗而写就。打油诗的特点是语言口语化,用词简洁,但讲究对称与韵律。赵元任先生的译文在“信”的前提下努力再现原诗的用词和韵律特点,读起来朗朗上口,跟中文儿歌没什么两样:一样的自然,一样的流畅。从译法技巧看,赵先生运用了直译、意译、直意兼顾等方法,并对词序和句序作了适当的调整。

例 2

“Mine is a long and a sad tale!” said the Mouse, turning to Alice, and sighing.

“It’s a long tail, certainly,” said Alice, looking down with wonder at the Mouse’s tail; “but why do you call it sad?”

译文:那老鼠对着阿丽思叹了一口气道:“唉!我的身世说来可真是又长又苦又委屈呀——”

阿丽思听了,瞧着那老鼠的尾巴说:“你这尾是曲啊!可是为什么又叫它苦呢!”

英语原文利用 tale 和 tail 两个谐音词进行打趣,读了令人忍俊不禁,译文将 tale 翻译成“身世”,利用“增词法”将 sad 引申翻译为“又苦又委屈”,再将 tail 翻译成“尾曲”,既保留了“尾巴”的意思,又与前面的“委屈”谐音,这种处理方法出人意料,引人入胜,妙不可言。

例 3

"... Now I growl when I'm pleased, and wag my tail when I'm angry..."

"I call it purring, not growling," said Alice.

译文：“……我可是高兴了就打呼噜，急了就摇尾巴……”

阿丽思道：“你那个我叫念佛，不叫打呼噜！”

原文 purring 的意思是“呜呜叫”，赵先生用非常形象的“念佛”来译，真是信手拈来，属神来之笔，在刻画角色的神态和创造幽默感上发挥了非常积极有效的作用，虽然译义与原义有一点点出入，但从文学翻译的角度看，这个恐怕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的背叛”吧。

例 4

"And so these three little sisters—they were learning to draw, you know—"

"What did they draw?" said Alice, quite forgetting her promise.

"Treacle," ...

译文：“所以这三个小姊妹就——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学吸——”

“他们学习什么？”阿丽思问着又忘了答应不插嘴了。

……答道：“吸糖浆。”

英文原文里的 draw 一词多义，在这个上下文里，它是一个双关语，既作画画讲，又作吸取或抽吸讲。译文利用“学吸”和“学习”两个谐音字对这个双关语做了恰当处理。能想到这两个字，真令人拍案叫好。

例 5

"You can draw water out of a water-well," said the Hatter; "so I should think you could draw treacle out of a treacle-well—eh, stupid?"

"But they were in the well," Alice said to the Dormouse, not choosing to notice this last remark.

"Of course they were," said the Dormouse,—"well in."

译文：那帽匠道：“水井里既然有水，糖浆井里自然有糖浆——咄，这么笨！”

阿丽思故意当没听见这末了一句话，她又对那情儿鼠问道：“但是她们自己已经在井里头，怎么还吸得出来呢？”

那情儿鼠道：“自然她们在井里头——尽尽里头。”

英语原文里的 well 是一语双关，一个作名词，一个作副词，尤其是后面的 well in 非常难翻译。然而，这“区区小事”难不倒译者，他用“尽”与“井”谐音来译，译得令人叫绝，曲尽其妙。从这个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赵先生的汉语功底是如何之非同一般，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翻译中，理解是基础，表达更关键，词不达意，等于白说。